

都说知识改变人生 他靠书法助力仕途

——潍县状元曹鸿勋博取功名的几个轨迹

□张漱耳

状元决非浪得虚名

曹鸿勋是潍县(今潍坊潍城区)出的状元。在潍坊,以画立身名垂青史的人物不少。比如李成、周亮工、郑板桥等。纯就书法而言,则只能数出曹大状元。在文风浓郁的潍坊人眼里,曹鸿勋不仅作为潍县的第一个状元及为官的清正被看重,更一致的看法就是,他的书法高了他的政绩。

曹鸿勋为官的年代,正是晚清整个社会腐败黑暗的年代,很多事情恐怕是想做也做不了的。但社会的黑暗掩盖不了他书法的光辉。一个多世纪以来,潍坊人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会像政绩那样,很快因为时代变迁一去不复返,往往历久弥香。

曹鸿勋在家乡遗字甚多,在世时即有大量墨迹上石。有据可查的就有:陈氏家庙、裕仁堂药店、王之翰墓碑及墓志铭、孝子碑、重修观音阁碑、重修玉清官碑、十笏园、十笏园记、孟松里墓志铭、孙凤翔墓志铭、张兆楷墓志铭、张湘帆子房墓志铭、孙葆田墓志铭以及《临九成官醴泉铭》等。“临九”是应潍县绅士丁星甫致函而写,曹鸿勋当时在陕西巡抚任上,接信后摹写了此碑,数日寄回了潍县。丁星甫请人刻勒上石,为后学留下楷模。

对于行家来说,如上提到的曹氏题字,毕竟都是些碑碣石刻或木刻匾额,与书法的真迹是差着等级的。曹氏本人之手通过毛笔连接到纸面的真迹,原本也是不少的,只是上世纪经历的战乱太多,基本上流散了。硕果仅存的那些,又在十年浩劫中经历厄运,基本不复存在。现在的潍坊人,得其真迹片纸无不视为珍宝。网上出现的所谓曹鸿勋书法,百分之九十九是赝品。

曹状元在书法上确实下了很深的功夫,决非浪得虚名。当年与他同时考进翰林院的浙江人士冯文蔚,书法卓著,文才惊人,很早便以才子之称名噪江南,原以为能成为本届状元,没想到一揭晓,却是曹鸿勋占了鳌头,自己只得了个探花。他心中不服,但待考卷悬出,见了曹鸿勋的答卷,且不说行文,单看书法,确是高出自己一头,不得不叹服。他的原话是:“是真山东人吃馒头者,我辈瞠乎后矣”。

冯文蔚、曹鸿勋二人同入翰林院后,于光绪十三年,潍县有位翰林同僚,拿本册页,请曹鸿勋临写之后,又请冯文蔚写。冯在写后添加戏笔曰:“珠玉在前,经月不敢涉笔。屡承催促,率而应命,方家之嗤,知不免矣?”可见,冯文蔚对曹鸿勋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写字不能成为古时人谋生立身的专业,得益于书法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扳着手指逐一数一遍,怕是只有山东潍坊的状元郎曹鸿勋一个人,几次被书法改变了人生。



曹鸿勋书法墨迹。

一副对联遇“贵人”

在曹鸿勋的人生道路上,书法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首先是在少年时代,他因为书法被大收藏家陈介祺赏识,出现了一次重要的“书法改变命运”。

事情要从“文昌阁”的一副春联说起。当年,潍县城东南有一座庙,叫“文昌阁”,是供奉文昌帝君的。每年的春节,山门的对联都是请陈介祺书写。但这一年到除夕了,闭门在家的陈介祺忽然纳闷不已:庙里怎么没送纸过来让他写对联呢。莫非有人写了?陈老便让车夫拉着他去了文昌阁。到那一看,果然大门上已经贴上了对联。

陈介祺站在门前瞅了很长时间,边看边思,猜测了半天也没猜出书者是谁。最后,实在想不出,只好登门入室。

住持见陈介祺在大年三十造访,急急忙忙迎接,欲引入内室奉茶。陈老未入,站在室外就问:“山门春联,何人所书?”

住持支支吾吾,答曰:“昨日裁好纸后,正想送您府上。不巧来了一个学生,见案上有裁好的对子纸,非要为本寺写对联。我不好拒绝,心想让他写吧,不好再换。可是,写完一看,觉得这字写得很好。就想,今年就贴这个吧,不上贵府打扰您了。”

陈介祺边听边点头,问他:“学生何名,家是哪里?”

住持曰:“南关新巷子的,姓曹名鸿勋。”

陈介祺回到家里,心中就放不下了。起更时分,他吩咐管家:马上去一趟南关新巷子,请一位叫曹鸿勋的过来。还叮嘱管家,对人家一定要客

气。管家来到新巷子,打听着找到曹家。听说陈介祺大过年地派人来请,曹氏母子非常激动和惊喜。

那时陈家是“相府”啊,名门望族,哪个不知,谁家不晓?而曹系贫寒之家,一年到头是靠父亲上街烤火烧、煮地瓜谋生。

曹母给儿子换上了过年的衣服,让他赶快随管家去陈家。

这一次相见后不久,曹鸿勋拜了陈介祺为义父。陈安排他到家馆读书,并请了翰林王之翰授教。

曹鸿勋后来考取状元,背后的有力支撑当是此二人。

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那副春联为媒,他也就不能或是不可能那么早认识陈介祺。自然,也就不能有好的学习条件,甚至会连进京考试的盘缠都凑不齐。都是陈介祺全方位帮了他。送曹鸿勋参加殿试时,陈老还写了书札给在京的同僚,请对曹鸿勋考试期间的饮食起居予以照料。

贺樟得老佛爷赏识

考取状元之后,也是因书法原因,曹鸿勋有机会几次改仕途。

当年,曹鸿勋虽高中状元,但因为官场腐败,结党营私风盛,而曹鸿勋性格耿直,不会活动不会送礼,故并没有被放官,只是在翰林院做编修。这个职位一点油水也就没有,日子并不好过。

直到光绪五年,一个偶然的场合,慈禧太后看到了他的字,顺便问起这位状元在哪为官,才知他仍在翰林院。很快,

是年八月,34岁的曹鸿勋被派到湖南做了一名副考官。

这事还有续篇。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祝寿大典由荣禄、奕忻操办,群臣无不上礼。就在此次庆典上,一幅大红贺幛格外醒目漂亮大气,引得慈禧太后不得不近前一观。这正是曹鸿勋的“杰作”!于是,她又如上询问,答曰:“此人现任江南副考官。”又很快,曹鸿勋被调回京师,先后授左右春坊赞善。在太后身边两年,曹鸿勋就有了干“一把手”的机会,成为云南的知府大人。

曹鸿勋自少年时代到进士,多次有书法冥冥相助。但也因写字与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产生过节,仕途上小遇挫折。

曹鸿勋刚到翰林院时,因为俸禄不高,经常搞点书法造假,挣俩小钱贴补贴补。其中模仿的一张董其昌对联,流入市井后被翁同龢误为真迹出重金购得。翁同龢在一次作寿时,乘兴将此字拿出让众门人一饱“眼福”。众人皆称妙时,性情耿直的曹鸿勋却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这不是真迹,是学生仿写的。”

翁同龢认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一遍:“你说什么?”

但曹鸿勋此时已无法改口。

可是翁同龢不相信自己会走眼。遂命人摆下笔墨,请曹鸿勋照样写来。曹只好照办。众人一看,果然不差分毫。

翁同龢失了面子,勃然变色,鼻子里“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自此,他也就再也不待见曹鸿勋了。在曹鸿勋云南任职期间,慈禧太后曾就曹鸿勋的任职召见过翁同龢,向他征求意见。太后的意思是想把曹鸿勋调进宫,担任主管皇戏的大臣。

翁却回奏道:“曹鸿勋刚调云南,才未施展,便于召回,会引起云南方面人心浮动,以臣之见不宜调回。”

翁同龢说的也许是实情。可这是不是因为当年那一“过节”没有给他讲好话呢?不过这未必对曹不是幸事,因为他一生的最高政绩就处在云南知府任上。

书法是小事,个人生活习惯也算小事,但小事不小。曹鸿勋得益于书法小技,却又被酗酒这个生活小事害了。他嗜酒如命,一生狂欢不止。工作越劳累,越要靠喝酒解劳,结果中了酒瘾,积酒成疾,最终因喝酒倒在任上。

宣统二年,曹鸿勋由陕西回京协理开办资政院,仍没改变自己贪杯的臭毛病,结果与友合饮,摄酒过量,酒后生痰疾,于1910年9月9日与世长辞,时年六十五岁。在长寿的书法家群中,他这个年龄是太短了。

叶落归根,去世后,曹鸿勋灵柩运回故乡,葬于潍县西南,今大胥家村北。



洛阳博物馆收藏的龙山文化条纹灰陶杯。

□觅渡君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段子:在古玩市场上淘宝贝,看起来像是西周的,其实它是上周的。

但在博物馆里看文物,有些明明就像路边摊上、杂货店里的东西,实际上却已经有了千百年的历史。以致于人们常常忍不住“怀疑”:它们当真不是“穿越”回去的?

一说起穿越感文物,可以看看郑州马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条纹灰陶杯(上图):

许多人看到它的第一眼有点儿不确定,再看还是满脸问号:去隔壁烧烤店点一杯扎啤,老板用的不就是这种杯子?二者的差别就只在于材质嘛!

这件灰陶杯可是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那一道道裂缝是岁月的痕迹,那简约而不简单的竖条纹和恰到好处的单边把手则彰显着古代先民们的智慧。它和扎啤杯的相似之处仅在于样式和规格。

那要这么说的话,又有人提名了西安博物院藏的元代玻璃瓶:

好家伙!这造型,这材质,任谁看了不得问一句“确定不是青岛吗”?

其实我国使用玻璃的历史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当时的玻璃制品属于进口货,人们将其称之为“璆琳”“琅玕”“陆离”“琉璃”等,从宋朝开始,“玻璃”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诗词当中,苏轼就曾作诗云:“余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

元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还有官办的玻璃作坊“瓘玉局”。清代则是我国古代玻璃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康熙三十五年设立了琉璃厂,乾隆年间,玻璃制作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不仅器型多样,颜色也多达三十种。

所以像这样的玻璃瓶出现在博物馆里,实在是用不着那么惊讶,不过上面几件文物要是同时展出,那场面,想想都觉得恍惚。

据“博物馆 | 看展览”公众号



西安博物馆收藏的元代玻璃酒瓶。

『啤酒瓶』『扎啤杯』都能算文物?